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  
書

上

世祖皇帝論政事書

臣近蒙禮部符承

中書省劄該憲臺欽奉

聖旨召臣惲馳傳赴

闕庭者臣惲伏自欽承

明命夙夜祗懼不知所為意者憲臺過舉俾備

顧問庶有所發明因自忖量國家之事日有萬

幾非愚下所能識然臣自中元迄於今日又叨任

進區區管窺不無一見輒敢以時務所宜先者數

事昧死上

聞臣聞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導而守之以為長立不拔之本欽惟

皇帝陛下聖文神武以有為之資膺大一統之運長策撫馭區宇民敷遠邁漢唐其所渴者特治道而已然三十年間劬精為治因時制宜良法美意固已周悉今也有更張振勸講明畫一若懸象而昭布之使臣民曉然知其法之所以豈不便哉故臣以立法定制為論治之始一日議憲章以一政體傳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未作成憲更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

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遠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鑿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凡將已定律令頒為新法或有不通行未盡該者如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難犯天下幸甚二曰定制以抑奢僭夫制度者明尊卑別貴賤法天道而立人極也故古者衣服飲食與馬屋廬皆有恒制至於庶人僕妾其禁尤嚴惟在君人者制節躉度率先化下為務何則上之動靜為人勞逸之

本上之奢儉為人富貧之源可不鑒哉欽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躬先儉素思復淳風如輕紵衣  
而貴紬繒去金飾而朴鞞履至衣服等物銷織鍍  
呀之類一切禁止以奉行漸遠不無弛緩今也臣  
民衣飲踰於公侯婦女衣着等於貴戚以致聘財  
過於卿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暴  
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測不踴而貴錢幣不  
得不用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假若巨室之家  
親屬奴隸衣飲一切自有等差若例而一之寧不  
困乏臣愚以謂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使民志定  
而不少僭越用既有度物自豐饒恐亦實楮幣稅  
物價之一端也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夫一世之

財足周一班之用不必專豐其財去其害財者可  
也今國家財賦方之中統初年歲入何啻倍蓰而  
每歲經費終不阜贍者豈以事勝於財過有所費  
故也為今之計正當量入為出以過有舉作為戒  
除饗宗廟供乘輿給邊備賞戰功採荒歲外如冗  
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宜撿括一切省  
減以豐其財財豐事勝食足氣充以攻則取以戰  
則勝以柔則服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古之  
善為國者君不必富富藏於民故用雖多而取不  
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且財非  
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但力屈財殫  
非所以養民而強國也昔亡金世宗諸王有以不

給而請告者世宗曰汝輩何騃殊不知府庫之財  
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迄今稱  
說以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四曰重名爵以攬威  
推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王者代天爵人鼓舞一  
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此也惟爵與祿不  
輕以付人曰賢曰材適能得之所以為礪世磨鈍  
之具若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  
重將見君子遠小人至此必然理也惟其磨礪礪  
馭之權世主操於上不輕授人與當其材何患氣  
之不振力之不竭事之不成者哉今四海一家權  
宜假借之舉日漸希濶正  
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固考其

素即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大權  
苟非其人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  
宜重而惜之昔有唐使職或帶相銜然止行見職  
曾無分省實權五曰議廉司以勵庶官臣聞古之  
善為國者不使人有怠惰不振之氣若作於心而  
害於政苟非以德振起必須度時宜本人情齊之  
以法故得小大畢力上不勞而衆事舉今州郡之  
官品流殺雜既無選舉甄別止循常資紛紛藉藉  
聚散於吏部例得一官鮮不因循苟且以歲月養  
資考而已欲望承流宣化趨事赴功卓有惟新之  
政亦已難矣嘗觀漢唐之馭吏也能者增秩賜金  
公卿缺則補之以表其賢否者放田里而不事事

唐則召七品以上官集於闕庭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祿為勸爵祿極則意滿足意滿足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持斧直指採訪黜陟等使相望於道而本朝之舉高出前代此者庶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致畏懼而不自安庸人懦夫將卓爾而有所立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聽從者奸弊之萌潛滋而復持恐徒易其名而不能革州縣之故習夫刑罰崇寬固是國家美政然分別善惡以示勸懲豈得專務寬恤昔亡金大定間尚書省奏順州軍判崔伯時受贓不枉法准制當削官停職世宗曰受財

不至枉法以習知法律故也所為奸狡習與性成後復任用豈能自悛雖所犯止於追官非奉特旨無復錄用以致犯禁者鮮此先事之明驗也今風俗澆薄遇有所犯苟免無耻臣愚為法宜稍重以權一時其要在人法並任精擇官僚優加吏祿憲綱既立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餬口之虞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敢或私所謂上行下效源清流長將見風彩百倍有登攬澄清之望矣六日議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歷為重縣令迺百姓師帥師帥賢則德澤宣參署為一路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流安取殊績臣愚以為若行品官保

舉法庶得其人其法品量舉主與所保者資歷相  
應果皆兩可復精加磨勘無謬妄私意然後許令入  
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如唐制釐務出  
二百日者是也  
課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賞不職者  
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盡心受保者常恐相累如  
此庶立功而寡過矣獻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  
南北至平定諒為不易凡所隸附秋毫無犯可謂  
仁義之師只以前省調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  
為濫雜侵漁措克慘於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為  
名仰賴

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揀以行此法其停革  
人負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勸見職委有聲迹者

使之內遷亦激勸一法茲自漢唐五代迄於亡金  
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詢審官考功  
等職專掌其事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方今名儒  
碩德既老且盡後生晚進既無進望例多不學州  
府鄉縣雖立教官講書會課抵皆虛名畧無實効  
以致非常之材未聞一士州郡政治若無可稱思  
得大儒碩德難矣臣愚以謂不若開設選卒取驗  
之速也夫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將相之材皆  
從此出前代講之熟矣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  
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而待  
也論者必曰今以負多闕少見行壅滯若復此卒  
是愈壅而滯也臣謂不然蓋科舉之設本以覈實

學而收多士清仕途而息雜流庶得將相全材為  
國論治道備大用也豈不愈於學校徒設汗漫而  
無成乎八曰試吏貞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条  
目甚嚴如宰相子辟舉令取充省雜終場奉人試  
補臺掾品官子孫吏貞班祗閭門等人出身者試  
補六部令史夫令者明法令曰令史者通經史曰  
史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來官  
無取材勢源及此所習既久聞見或寡欲望明刑  
政識大體務清弊革難矣臣愚以謂為今之計莫  
若將合歲貢吏人以吏貞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  
貢補充隨朝身役外郡見役者從鹽司以校法  
試驗庶幾敏之積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

能使得餽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何則今廉司專抑  
吏摧察非違少有貪鄙不計養廉即按而治之是  
縱之竊而責以何盜之為豈理也哉九曰恤軍民  
以固邦本近命新省整治以來一切事務盡從簡  
靜柯而治不肅而成者也中外熨熙翕然有拭目  
太平之望茲蓋

皇帝陛下屏去奸慝保合大和嘉靖邦本專任責成  
之効也然猶有當軫慮者夫為治之道政貴均一  
不少偏重否則必更而張之使至公均被  
國家且自歐襄陽以來簽取軍役蓋四舉矣將着  
中物力等戶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戶其能有幾  
皆貧難下戶而軍興百色所須皆仰供辦江南甫



下遭值前省和顧和易急徵暴歛侵渙不法又將  
軍站閃下差稅不問多寡止除四兩餘者分洒見  
戶其逃亾差稅又行每歲陪納數年之間編氓已  
是靠損其小戶困苦不較可知臣以時屬方殷慎  
輸差稅宜令蠲免涵養存恤小康若一旦別有征  
求易為責辦其軍站戶富者至有田畝連阡陌家  
資累巨萬丁對列什伍貧者日求生活有儲無甌  
石田無置錐者今也不分難易一體應役又至元  
十一年簽充到軍數多是近下戶計當時起遣已  
是生受臣愚謂俱合分揀定奪庶不致困乏逃竄  
有悞臨時調遣不均之弊莫此為重十曰復常平  
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粟

約八十餘萬今倉廩具存起運久空甚非

朝廷抹荒恤民本意天常平之法歲豐增價以糴  
之則農重穀而敦本歲荒則減價以糴之故民倚  
安而無菜色如往年定時估以平物價竟不克行  
殊不若常平之有粟也蓋低昂權在有司兼併利  
無專擅故也若寢實常平倘遇凶歉出糴三二千  
石穀價自平楮幣亦復加重且免賑濟破用軍國  
正儲實為古今良法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臣  
聞邊儲遠餉自古未有良法如飛輓負載賣爵贖  
罪引種和糴未免弊困多不能行俱未若留兵屯  
田為古今之長策也臣試以唐振武事言之憲宗  
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振武等處左右良田約四

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  
緡茲非明驗歟今振武豐州界河兩傍除營帳百  
姓耕占外其餘荒閑尚多若大治屯田自非水旱  
田功稍集國儲必有所濟唐陸贄所謂緣邊土沃  
而又茶所收必厚又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拋  
地土時暫借令營屯亦是一法富弼曾言此事及檢括冒占  
仍招募願戶者聽外邊屯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  
強果為國盡心有為能臣重與檢勘其間一切可  
行未卒已行不盡者極人為而盡地力仍將迤南  
一切置屯見閑戶數併徙邊防以掇一時此急於  
治外之意也十二曰息遠畧以撫已有臣常聞老  
子以恬淡為宗孔宣父戒及其在得二聖人垂教

以天理當然為言非徒設也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昭丕天之  
功接千歲之統三五已未未有若斯之盛其於  
太祖聖武皇帝垂創之業可謂大集厥成然有其有  
者安務廣德者強審今之勢譬猶蓄牧大家川量  
谷計數已殷富正在牧圉擇人芻豢得所而已如  
此則牛羊茁壯日蕃而無耗不然罔恤見有又務  
多得將見復求者未獲則已黼庸而耗之可不惜  
哉伏願

陛下息遠畧撫已有以恬淡為心以在得為戒願養  
聖壽配天無極此

宗廟神靈四海臣民之願也臣又嘗觀天地之氣

四時行萬物生皆自然而然又其升降止三萬里之中其範圍不出三十萬里之內餘則混淪旁礴雖聖人有置而不論者伏惟

陛下憲天體道財成輔相功已不能殫紀尚何言而何慮哉十三曰感和氣以消水旱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且以強勝為戒我

國家以神武戡定海宇日月所出沒霜露所霑墜莫不臣而主之然地廣物衆不無孽芽其間故三十年之久十有餘卒如征大理雲南渡鄂渚平內難討賊瓊取江南破襄漢駕洋海下占城定高麗問罪交州掃清遼甸皆除暴固存彼動此應不得已而用之之舉也然士卒愁苦死傷暴露邊郡困

乏中外憂勞之氣不得不傷陰陽之和而致水旱之報是以聖人重之故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作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奸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嗷嗷日趨於困臣常讀中元已來國書詔条未嘗不以生靈為念并捐細故講信修睦以用兵為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兢兢蒲假之仁也願

陛下躬體玄默頌養

聖壽與天無極以初元之心為心以括澹之慮為慮為民祈天請宥灾害不生禍亂不作使黎庶知其無弼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回

哀眷易乖戾而為乖變荒歉而為豐稔欽時五福  
敷錫庶民咸躋仁壽之域天下幸甚十四日崇教  
化以厚風俗自昔風俗美好由禮義所生今也禮  
義既衰故曰趨於薄一法出則衆好作一令下則  
百詐起何則民所欲而生者歲不加益我過為之  
求者日有所增所謂救生而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有司釋此不念每以厚風俗為務如孝行 復役  
節婦有旌議婚姻立學師表淋慝忠臣義士歲有  
常秩之類非不家至戶曉然終無分寸之効者徒  
文具虛名而已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知所先後  
則教立而化行巨愚以為風化之行莫國家若先  
以四教為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以安之信

以行之何為仁父愛子育懷生樂業溫飫以養其  
心何為義輕徭薄賦取斂合宜寬裕以暢其氣何  
為禮上下有分毋妄侵辱誅責以當其功罪何為  
信發號施令一出不易忱誠以明其約束是也而  
前政者黼黻謂條也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為令  
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諛有不可救藥  
至于今為厲者如通負差徭有已蠲未蠲者貧難  
軍人有已間未間者民出祇應不蒙撤降反復償  
其不應民辦和買雖蒙官還曾何敷其元價杖刑  
重責不上大夫崇卑之品曾不少間悉被其戕辱  
夫如是將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粹者哉  
惟其四者本立而天下悚然有忠厚廉耻之心而

後敦之以禮讓葬之以庠序觀之以鄉飲教之以  
冠婚喪祭民將目擊而心諭安行而有得二三大  
臣匡直輔翼於上時從而振德之孰有子遺其親  
臣後其君者哉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  
恬俗美將安婦乎十五日減行院以一調遣伏見  
近者立行院四處蓋欲養兵力分省權而免橫役  
然不可多設多設則一旦遇有調遣驛令不相統  
一至合而征苟進涉險難不肯併力一向以趨成功  
况江嶺阻隔動輒數百里賊去此而盜彼即欲加  
兵則曰我已降於彼比緣知會已殺掠而去如向  
者鍾賊是也其在江西我逐而出境即睨而不視  
其在福建復逐而出境亦坐而不問已至朝廷專

差重臣會三道之兵總統於上才方勦絕臣故曰  
不可多立者緣此也若止設一院於江州地既酌  
中號令四出復命

皇子震統於上使跨有江淮遙制兵勢將何衝而  
不折何令之不一哉誠為簡便十六日絕交貢以  
示曠度夫邊方小國外示臣屬內實觀望我以誠  
往彼輒譎來何則恃其險僻昧夫天理而懷苟且  
假息之念故也非脩文以來易以計破難以兵碎  
也今交趾漢數郡之地耳數年之間雖奉貢伴來  
終未稽顙

闕下款輸誠志今年非一犀象明年獻翠具若干  
是皆我物藉為已有調書詞延歲月而已此最不

可信者昔漢文帝却千里馬詔郡國毋令來獻而越王尉他曾未幾何怨艾自新去號北面終其身內屬正以德禮懷柔然尔臣愚以謂彼之交貢自今宜辭而無受則我之所得者有三不寶遠物示以曠度一也鱗介之屬叵測淺深不知我之虛實彼用自絕使私計內窮二也又使駭夫天子明見照萬里之外畏天事大之心庶有以自省其曲直所在三也刺竹桑弩後則律行好詐愚則曲尽服從伏乞下公卿集議以付有司臣之所言雖至淺近然當陛下無忌諱之時遠被

寵召無一言補報緘默旅退豈惟自棄大負朝廷虛求之心顧臣庸愚何足重輕萬一片言

有可取使四方大賢大德之士聞之曰如臣者且蒙採擇將詭詭而來皆為

陛下用矣臣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惛昧死再拜

上御史臺書

至元五年十月日蕭林脩撰王惲言蓋聞御史周官也其職蓋贊書受法令秦漢以來乃副貳丞相任耳目司察之寄唐制二臺左以糾朝政右以繩郡縣職非不要責非不重也至於天下之大奸郡國之大豪時務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京官之迭居內外郡吏之歷事臧否莫不効視按問以之定功罪而當罰不待稽覆證左會有失實而抵坐之也是以天下之人惴

惴焉凜凜焉惟恐有毫髮註悞風聞疑信名絳憲章  
至於顛越不恭者蓋千百一而已故朝廷清而萬事  
咸理遠近一正而奸邪屏跡矣我

國家列聖相承重燹累洽奄宅區夏垂六十年迨  
聖天子登極極典憲日新百度具舉於是建臺司置僚  
屬蓋將示公道抑澆私折奸萌救內重之弊也切惟  
風憲脩目古今一致也強宗豪右田宅踰制凌弱暴  
寡二千石刻損政令不卹疑獄倍公向私侵漁百姓  
苟阿所愛蔽賢寵頹通行貨賂選署不平此漢六條  
之制也唐之目四十有四今不具見雖繁簡不同以近  
事攷之或有可詳若聽覽未克袞職有關彌縫匡救  
之者不敢後也中書政本機務所出整肅糾繩之者

不可闕也官或曠員未得其人懼任薦升之者不可  
繆也綜劾之權內外惟一強禦異懦之際不可異也  
大臣當任責也返循嘿而無所建明小臣當奉職也  
或僭越而覬觎微倖至於臣門如市請謁公行名器  
大權假授失當學校久廢以為非所急而送青衿之  
識賢材在下以謂不必用而與白駒之嘆選部無法  
徇情故而害至公鄉原賊德亂未禁而敗俗化守令  
不職怨曠交興刑罰失衷手足無措胥吏舞文而亂  
紀群小告訐以成風服色僭越尊卑無章工技淫巧  
僥靡日蠹將帥狃於培克而邊防弛上下習於垢訖  
而積弊深若是者皆國家之急務臺諫所當亟言  
而不可後者也

聖天子體國子民度越百代大經良法志在必行然以今觀之憲臺一司整綱頓紀所以肅清內外其可不申明大體姑務毛辛細事苟以塞

詔命而已耶然事有未易以一二言者試以其事切於今者明之凡臺之所糾擿者皆百官有司踰於法之外者也今承積弊之後法制未完品式未具官無定資人無定分數年以來抵法冒禁者人人皆是也舉一而遺其九是九者幸免其一者虽置於理亦未能服其心也何則蓋其罪均而刑殊罹於法者少漏於網者多也若欲人人而劾之內自京畿外及州郡控紆之間園土之內將不勝其繫者矣異日法之不行二者必居於此古者大弊之後必有更始之制然

後法得以行人莫敢犯故能洗舊染之污成維新之化果克若斯善之善者也其或不然當奉其大而遺其細大者伏其罪而小者粟矣若張網之埋輪陽城之伏閭貴戚斂手若鮑中丞金吾膽落如温御史如是則吾之法行矣今中外大小百司於未立法制已前其奸賊不發者不可以枚計此朝廷有識之士所共知共見者也制立之後有畏罪懼法改而奉公爲能吏矣亦有狃於故習未能盡革少有賊私而輕者矣極有怙奸自終長惡不悛觸冒公禁無所忌憚姦私狼籍者矣所謂人人不能劾之者蓋謂此也如能區別其類刊去其太甚者董勅懲艾其情輕者革心而奉公爲能吏者宜加褒異獎顯堅其自新之心如此



則職私者去矣。雖然事猶有可慮者。職污雖去。內外闕  
真者必多。而事有曠矣。必欲脩官而無曠於事。其法  
有五。曰科舉。曰吏真。曰門廩。曰勞效。曰選卒。其四者  
前代遺法。具在。卒而行之。則辦矣。獨選卒之制。舊例  
雖存。擬之當今。權宜節日。固有不同。今日選舉之法  
當令內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不拘親故。門下及  
子孫弟姪。其材可備用者。皆得預選。所貢者。賢舉主  
當以次。旌擢所貢者。不肖與之減等。致罰使不得預  
京官之例。此五事既行。付之吏部。定為選格。所謂去  
前之惡。收後之善。承其乏。備其曠。使選卒有例。品節  
有章。朝廷無可指之瑕。不惟法制一定。後世有所持  
循。使天下儆倖。覬覦非望。無行之徒。將不革而自去。

矣。今憲司既達。所當行者。其目甚多。然切於今者。獨  
此五事為要耳。所謂一代之制。綱舉而衆目張者矣。  
伏惟二三賢執事。天挺高明。剛而不撓。忠言讜論。洞  
達政體。毅然以大節任天下之重。蓋素所蘊積耳。而  
而復內貳鈞軸。外領雄藩。山立揚休。坐鎮雅俗。底柱  
迄乎頽波。風稜肅乎霜簡。見諸行事上為

聖天子所知。非一朝一夕。是可謂據得致之位。又有  
可行之資者矣。若憚也。草茅一介。遭遇明時。遠  
朝廷。蓋八年于茲。雖越在草野。乃心未嘗一日不在  
王室。今復蒙拔。寵召。拔起於泥塗之中。犬馬之力。思  
所報效。而媿其孱弱不材。然愚衷內激。情有不能已  
者。敢觸犯忌諱。贊狂瞽。以獻冒瀆。專威不勝戰懼之

至

上張右丞書

中統元年冬十一月朔布衣王惲墓齋沐頓首再拜  
致書于右轄相公閣下夫布衣窮悴之士混閭閻之  
下處崑穴之間欲砥行立名非附驥尾而託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昔夷齊讓國之賢君也在彼則  
僻處海濱在此則晦迹中國周武北伐二人相與叩  
馬而諫太公以義士扶而去之時人未之知也及宣  
父贊之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故得名繫星斗  
望隆嵩華奮乎百世之上通乎千載之下其名日益  
彰矣此太史公所以感激而傳之也向非夫子表而  
出之吾知其寔寥寥寂寂西山一餓夫耳又焉能薦

鄙而厲懦夫者哉惲衛人也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  
茨之下意廣材踈無所肖似徒以欲罷不能之心雪  
其寃螢其几蟬蠹書史自娛自愈而已其於聖學之  
蘊治國平天下之術懵不知也以故年近不惑而無  
成於一藝迹混常流而不登於士林傳曰四十五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僕每讀至此未嘗不廢書  
長嘆傷歲月不我與也於是中夜興起徬徨四顧思  
得出大賢之門脫囊中之穎攀逸駕附驥尾固瞠乎  
其後矣庶幾碌碌因人成事免夫堙滅無聞之耻方  
今聖賢在上治具畢張朝廷清明百度改正內都省  
而統宏綱外總司而平廢政雷厲風飛皇猷攸塞因  
自謂曰彈貢禹之冠捧毛義之檄茲非其時乎遂乃

應東魯之辟豕賓僚之末席不暇煖而簡書之召已  
飛馳於汶水之上矣伏自侯命已來倉皇失措不知  
所以自通知於閣下尚賴往者知遇之故拜下風接  
清燕藉手尺書俯憐駑鈍以致剪拂顧盼俾之長鳴  
而增倍價是遇知於閣下者倂不偶然矣伏惟閣下剛  
健文明練達政體挾漢日則洗光咸池分蘭省則坐  
鎮俗雅忠結主知學為世用承思綸於夜半洞律管  
於天心而復闢其經綸之業大有高於天下者不得  
不為閣下頌之昔房喬善斷而如晦矢之以謨姚崇  
應變而宋璟守之以文四賢者雖所行不合同歸于  
正故相須以成俾無悔事今閣下極推讓規隨之度  
收清寧畫一之功誠漢室之蕭曹聖朝之房杜也然念

朝廷日遠天下之事盡在中書中書之權寔在二三  
執政今閣下繫國安危為世輕重進退百官號令天  
下所謂仕進之煙霄一世之龍門也尚何驥尾青雲  
之比擬哉天下之士欲擢青紫昭名聲者捨閣下而  
將歸乎如惓之心非敢必其自遠方而來以黔駟之  
技名聯仕版身造蘭臺投書宰相遂韓愈早達之心  
擁帚侯門要魏勃見知之遇既聞達於諸侯歸頭揚  
於閭里正以下里一召寵幸過矣是則足以晚布衣  
之賤刷無聞之恥而抱一壺千金之貴也尚何富貴  
之心之有哉伏願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  
得益章無疆之休與世共之而惓也虞缺畝之中樂  
甃之道辟編戶之役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弊廬其

考鼎之饑粥亦足以餬口而蔽風雨矣不然登西山而追伯夷之風游東魯而觀洙泗之教豈得不謂由煙霄而附青雲自閣下而攀驥尾顯名當時施於後世者哉觸犯尊嚴不勝惶恐之至

上元仲一書記書

正月十四日王惲頓首再拜白蓋聞居天下有二道馬出與處而已伏惟書記上人聰明特達居天下至靜之中窮聖學大衍之道積有年矣回視斯世若不足玩至於或出或處安往而不可哉第所可惜者時也 朝廷嚮明而治 聖王順應而行圖回天功混一區宇網羅英俊片善俾舉彼聞風興起者雖山澤之藹蕘布衣之賤士思砥節礪行竭力悉智願仰副

上之好賢樂善之實焉若曰薦舉不私用養得所其職在於賓師之賢遇知主上之人朝夕引翼一歸於正俾賢者進而肖者退此天下重事而治亂之所係也故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又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言世顯之士能如是也嗚呼何君不聖何王不明必得聰明至靜之士見微知著臨事不惑斷于中而察于外夫然後可得非常之士而能建莫大之功當令之時可以與權者舍上一二輩其孰與哉若僕也蟬蠹書史兀坐窮年佔畢之外百事不解爾來二十有八年矣傳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僕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嘆息內增愧赧意自治不勇而喋喋於左右者何哉蓋僕恨以

荒疎無似不能卓然自表於世而上人遭際乃爾君  
臣之義既不可廢今日之出可謂千載一時也伏惟  
書記上人藉有為之資乘可致之勢出則為王者之  
師處則不失高尚其事若僕所謂可惜者如是而已  
矣但未知生民幸不幸耳西狩尚遙想當遠去略布  
鄙懷惟上人其圖之憚載拜

檄李秀才士觀取淵明集書

前六月五日嘿齋主人頓首白余家舊藏靖即文集  
一編蓋王掾濟川之所錄也此本自入王氏不復脩  
翻閱有年矣今吾子所秘於篋者實出弊家所藏之  
舊本數欲一觀吾子愕然以無有力辭余且謂誠然  
而止夫何天誘其衷手足悞敗云此集我家實有之

盖次兄手所錄也不知吾子前日之拒之辭誠何心  
哉且靖節之詩正如清風明月四時何嘗闕焉既非  
秘異世莫得聞之書一旦壽張自欺其心又欺其友  
抑不知吾子誠意之學尚友之義果安在哉傳曰人  
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望吾子毋以前日之辭  
為愧不致有抵壁投珠之舉復惠然許諾以脩舊好  
是吾黨中改過自新之交豈不快哉豈不快哉如其  
不然是吾子終絕於長者也吾且將長驅問罪以圖  
進取之計不知吾子將何所逃罪焉縱吾子限以學  
海峻以文府堅以詩壘整筆陣以前與吾義師抗正  
煩腰間之箭重射魯連之書也若曰堅守力盡乃降  
謝罪於轅門之下將唯命是聽俾介忠胃信之士干

仁樽義之師。取所有。稠載而歸。以貽執事。羞固非所願也。惟吾子詳擇焉。嘿齋主人頓首白。

答周南樂書

惲再拜白。來書承勉。以割愛致壽。為喻雅意甚佳。然僕近六旬已來。左病相仍。百念灰冷。何止此一事。爾至云情之過差。似未相悉也。且左妻推自結髮迄今。與相生活者四十餘年。內助之力。既勤孔多。一旦決去。即漠然若無所係。豈人情也哉。故非夫之慟。有不期然而然者。如足下所喻。是毫嗟者。既非鼓缶者。為是恐三極之間。人倫大致。造端之理。未易可輕也。兼聖人垂世。以近情為貴。靜言來章。殆以無情者為高。而不及者亦未為下也。無乃泛應不相關之論哉。此說一

行又偕夫足下。平日於吾老嫂。處衆尔之懷。絕藐然也。其如諸餘。何相顧借老方。以道業相規之。不暇忽辱以風花為脫。不幾於當悲而歌。哀樂失所乎。且風花之愛。蓋少年忘念。不圖吾友去。大尚未厭。數情之所鍾。果孰多焉。臨帟信筆。不覺喋喋如此。幸併為一嗜也。未索廳事題扁。等書不郵。拙惡勉為。作去未中尚民社自愛。惲再拜白。

與子初中丞書為喪子慰釋

惲再拜白。聞吾友以季子之喪。情之所鍾。時雖易有。未克遽已者。切恐重傷天和。且緩勿藥之喜。欲有陳慰。以目疾故。敢奉書以寓其說。夫事機臨聚。得所處為難。憂患切身。處之者尤不易也。何則。蓋驗吾平時

存養定力為何如耳死喪固已大矣然有常有變父  
之於子以愛為主子之於父以顧養為先傷其愛莫  
逆於父送其子雖為戚僅替畧無弗忍過隆之禮豈  
養老送終人子之順事其或失養自天者豈惟不順  
是亦門庭之孽也往年寧人程氏喪其佳兒程氏極其  
翰明有故哭而過市匪朝伊夕竟以哀而戕其生  
識者譏之蓋以理哀之情之正以事而哀則情之私  
也自今觀之使程氏不死其子而所圖稱遂其後事  
蹉跌大有過於天閔之痛者向使程知幾先見何有  
於事哀而殞其生者哉乃知禍福倚伏未可以向謀  
為得一且遽失輒以永傷為抱也古稱聖與賢者為  
能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處乎中而無過不及之差然

哀之於情固為不細發欲中節聖不吾法吾何所揆  
哉昔伯魚之死宣父不以弗忍易事而徒以隆其喪  
有以見適於中而不敢越也然哭子淵從者曰子勵  
矣茲蓋痛其道無所屬也子者一己之至情道者天  
下後世之所公共也故於仲由發無已之責在子鯉  
有過甚之嗜又傳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巨室之所  
慕一國慕之古人當其無可柰何則安之念夫一身  
之重而以衆人之所視而慕者為慮其於私憂豈有  
不遑專卹者兼盛衰吉凶循環迭至吾之定力正在  
順受而已況氣之為孽理之不順者哉嘗以子夏喪  
子哭而短其明曾子數之以為過後人鑒之以為懲  
嗚呼在聖門之徒猶未免所於矧餘人哉要之能截

然剛制納諸中而不失其正有以義割愛而已故延陵季子其子死於贏博之間袒還三號擗坎而即去曰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也意者父子雖天性而脩短亦命也觀其所處儉而有度哀而有節可謂達生死之變酌古今之宜適恩義之中而存後世久遠之慮者矣故孔子嘆其合於禮而賢之此無他能以義制恩也今吾友沉潛剛克明理而達變脩其身而齊於家刑於家而達於人也僕尚何言然一身之重存養之功逆順之理適中之義尤當以延陵之心為心以西河之過為戒而為後來久遠之慮者乃所以望於閣下也惟高明亮之信筆為言不罪踈拙悞再拜白

謝張詹丞書

六月日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王惲頓首再拜奉書于詹丞相公閣下昔韓昌黎以聲光未白屢用文章投獻知己若於汴則售董公晉於徐則撼張公建封在朝廷則取知於宰相度予嘗讀其書想其人何激揚奮發銳於進而希當世之用哉蓋欲遇夫大人君子假其休光餘烈以斯文効用將托於不朽故也惲猥進士行役志於簡編者有年于茲緣技之痒時士辭自喜亦欲效用於世受知於大人君子之門且驗夫平日勉行之素徘徊四顧曾不能就其知遇之願者亦有年矣側聞閣下以明亮之姿操特達之用推賢薦士持衆美効於上以端官府之望孜孜焉惟恐



片善或遺一士之俵俵而去也切自喜幸今重華  
繼明群彥周列茲非求知効用之時邪故奉書上進  
斷不自疑竟承閣下不以愚疏見鄙周旋備至俾哉  
冠而前顯對

麾仗致有西也非常之遇豈惟身都頭異抑為吾道  
中外之光其知遇之幸何董張裴晉公之倫可得而  
比擬者哉自是而後足跡踵於門墻者數矣未嘗不  
顧盼剪拂使之增華當時葵藿微誠瞻焉孰無然不  
敢有一毫過覬上浼左右者以本然之分固在尚何  
他覲而自取貪冒無厭之譏乎閣下才識明亮固雖遠  
計不忘此時之愚也既而行止靡定淹延茫洋莫知其  
然進退維谷之間寔有出於無聊賴者不知於已託

是自疏也因不自揆庶藉休燠黜寒谷之凜又使遇  
知明時之奉庸有以將之也故仰鳴執事有不嫌於  
屑屑者况聞省錄不忘又有過於前日顧盼剪拂之  
厚叙別之際欲負愧仰感且謝其不敏復恐倉卒共  
辭重得罪於左右用是不果於披露也違離已束夙  
夜慨嘆至于今而稍違安者何則言不淺于後進不  
保其往比最君子之所深病在閣下固已韙而不畜  
而憚也不知量之謙若淺往而不咎又恐貽自棄自  
絕之悔將何以復登中護之堂接君子之清光庶幾  
不腐之意者乎敢布愚衷惟君侯詳恕之憚再拜白

議

貢舉議

貢舉人林肇自唐虞而法備於周漢興迺用孝廉秀才等科策以經術時務以州郡小限其歲貢之數以賞罰責長吏極其人材之精猶古貢士法也歷魏至於後周中間因時更革固為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迨隋始設進士科目試以程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試程文對策中者雖鮮號稱得人至有龍虎將相之目其明經立法敷淺易於取中當時亦不甚重又別設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經為經義其賦義法度廣備放較公當至亡金極矣後世有不可廢者然論經文者謂學出剽竊不根經史又士子投牒自售行誼蔑聞無取道喪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遇

聖天子臨御之初方繼體守文以設科取士為切若止用

先皇帝已定格法與時適宜可舉而行如漢隆前代創為新制可不詳思揣其本末酌古今而論之惟古貢士率從學而出後世不詢經行徒採虛譽因循薦舉狃為私恩不顧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取唐楊綰宋朱熹等議參而用之可行於今綰之法曰令州郡察其孝友信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所習經業貢於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其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熹之議曰分諸經史如易詩書周禮二戴禮經春秋三傳各為一科將大學中庸論孟分為四科並

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斷以  
已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  
以明經史為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後  
秀無玷汚者充員數以生徒員數限歲貢入數期以  
歲月使及修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攷學極其精  
當貢於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題  
止於三廷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如是  
則士無不達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於學既  
復古道且革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收實學適用之  
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立科既久習之者衆亦不宜  
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絀矣翰林學士王惲謹議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六

記

醉經堂記

王子築室於中唐既落成揭之曰醉經客有過而疑  
焉曰古之人名其室廬蓋皆砭所欲而儆不逮今吾  
子年踰強仕讀書學道積有寒暑方以醉經為志且  
平昔所尊何經所嗜者何學耶予應之曰人孰不飲  
食得其味者或寡矣且天下之事必基其所嗜而後得  
之如易牙之別味養叔之治射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  
唯其嗜之酷故能造乎極而齊其歲者矣矧五經者聖  
人之成法生民之大命係焉若夫乾坤之變極萬  
物之情鬼神之所以幽吉凶消長之所以著使人窮

神知化樂而不憂遜而無悶者易之道也性情之所  
發禮義之所當止天地鬼神之所以感動草木昆虫之  
所以區別俾多聞博識益耳目之聰明者詩之教也  
五帝之建極三代之受授邦本所以基而固生民所  
以厚而康布在方策示人主以軌範者書之奧也飲  
食有節進退有度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上下  
志定而無僭越危亂之禍者禮之實也公是非明褒  
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萬世而  
下使大中至止之道網維世教不至於魑魅魍魎者  
春秋之法也斯五者天下之達道堯舜以之無為湯  
武以之順守周公以之輔相孔孟以之垂教伊尹之  
致其君顏子之樂其樂其皆出於此乎然非嗜之酷

資之深守死善道殆未窺其窾奧也若予也幼而學  
以舉業汨其真壯而仕以冥行坊所守內之中和以  
植其本外歆禮義以制其宜望道而未見歡醕而失  
醇所謂清廟之玄酒至道之膏腴時或撈解一嚼卒  
未造乎古人中聖之地故事變之來酬酢倒置鮮中  
律節此無他志之不立經之不明故也嗚呼予乎其  
將醉于經乎朝而漫六藝之醲郁夕而味百家之異  
同然後躡丘臺而望千鍾之聖騁奧府而追百觚之  
賢神凝妙理心粹太和浩浩其天淵淵其淵不知我  
之醉經經之醉我是則醉經為志不其曠且樂欤重  
為歌之曰能者在人不能者在天幼學壯行訂夫學  
之正偏道之隆污一聽天之云然彼君子兮盡其性

之所全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有河上丈人者出庶幾  
知予心之拳拳客曰若子之志似酣且適矣尚何言  
哉廼揖而退因書其言于壁不惟志其所欲亦且規  
其未至者日就月將果能粹于全經者乎時至元丁  
卯夏六月中伏日經堂主人王仲謀父記

### 博望侯廟辯記

頓坊距汲縣東北二十五里川原衍沃泉流交貫蒼蒼  
水沆沆至此而後發厥田宜稻與麻平時脩竹彌望  
魏稱小蘇門按圖誌其地殷墟近郊太行之朝陽也  
坊北不百舉武有岡陂陀際山西來岡首有祠俗相  
承云漢博望侯張騫廟侯之塚在焉予讀西漢書騫  
自建元中使西域通烏孫而卒塚今在漢中此安得

騫之墓

哉是乃樂史所辯汲縣東北五十里有岡

曰博望上有石墳洎二石表云張騫塚非也乃故原

武典農高府君之神道呼為石柱國者是也然不明

府君何代人而典農魏晉間秩號

見晉書何曾傳曾為汲郡典農中郎

將其於郡人有功因屋而祀之昭昭矣今縣治去頓

坊二十里而遙曰五十里者攷之蓋距古汲城而言

也又按唐志書武德六年改共城為共州置博望縣

此亦因岡而為名故土人不究是非直以崗縣名與

騫侯封相同遂指為騫之塚廟何其誤哉至元四年

外叔韓澍來官數以廟辯見囑予因為說曰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雖殊其理罔間騫若有靈恐

不能一朝居此且以名亂實者君子惡諸守令者民

神之主也。一旦有事祠下幣祝交獻明以典農高君而曰博望張侯吾誰欺欺神乎言且不順而望神之妥靈彤嚮吾未之信也。嗚呼正名實明祀典有司之事也。今侯之為縣首以乎誠感通神明致雨暘之應以利其鄉人故正茲名實之不正足以見侯之蒞官興事不苟云。歲丁卯壯陽月夏至后三日郡人王惲記。

洄溪記有銘

王子性僻野喜泉石樂之窮老而不饜間歲買田郭西廣且百畝上瘠而甌吏持以溪流回護居水之腹景氣古澹令人有足愛者且清泉二水近自蘇嶺遠發黑山至共西南而後合縈帶林野百里而後渡汲予嘗登丘望遠溪自郭氏林塢徑北流運肘而東指

盡三里而北驚沉沉無聲若白虹西來東田為腹視兩際為最深惟其崖岸峻曲故淵流紆緩黛溜膏渟倒影空碧其或匯而為盤渦澗而為浦淑橫煙漠漠魚鳥飛沒此溪曲之大率也。至若林霏未開披拂縞練風漪遡行殆縈而轉夕月秋霽瑤琤蒲溪流光空明蕩而復回金支翠旂有來宓妃鷗汎汎而不下舟搖搖而若維是則洲洄泱泱容態有出澄萬慮駐景色可喜可觀者也。若夫滄淪淵默溪之靈也浸潤原野溪之德也窟宅蛟鼉溪之神也變態曲折隨物賦形溪之文也衆壑來會翕歛呷納溪之量也湯湯洋洋旦夜不息是又溪之無盡藏也。豈幽人智士樂而不饜者良以此與予久閑寂若為時所遺也。日以杖

履徜徉溪上屏翁翳遠馬牛疏歲惡以潔溪之流居  
無幾溪之神似喜予之主也林壑從而增華雲烟為  
之動色臨溪而漁藉草而坐不勞登涉指顧之頃其  
溪山之矇魚鳥之樂盡在吾目中矣王子於是醉而  
歌起而舞振靈脩之遠駕襲九淵之神龜不知世之  
遺我我之遠世將淵潛以自珍也昔柳州謫永易冉  
而為愚元結刺道以浯而銘溪今予扳二公之例錫汝  
曰洄溪其誰將不然安知夫溪神不擊節嘆賞喜其  
名嘉而實得時出歌舞以樂其不世之遇也耶銘曰  
浩浩川流逝何速兮涓涓石雷時或窮兮水維淵洄  
物所鍾兮吾庸名汝亦目容兮汝安吾命允冲融兮  
邑無君子吾適從兮偃彼鳴獺追神龜兮匪惟自珍

俟吾道之隆兮

殷太師廟重建外門記

廟有外門舊矣金泰和四年節度使孟公鑄易而新  
之近代以來廢撤不復者蓋三紀焉維

皇朝至元元年郡侯渤海王復命汲縣令葛祐作新  
太師之祠奉明詔而緝廢典也越明年春二月神

宇甫完移治令下逮夏五月郡人韓澍來令於危真謁

祠下顧瞻臺門未克完具殆無以稱新宮而揭虔敬明

年秋七月迺經始焉順歲成而樂民用也九月初吉告

成厥功輪奐爽塏神游敞然風馬雲車肅焉來臨左林

右泉奕奕動色旣而主縣簿高顯洎其屬願以事文諸

廟石遂再拜請書於惓惓曰太師之墓在衛境聖蹟也

按祭秩常祀也自殷迄今二千有餘歲矣神之所以凜然如生血食不絕者豈非忠義之氣粹而為蒼嶽融而為列星窮天地亘萬古作大閑為民極故也孔子稱殷有三仁焉蓋至誠惻怛之心其揆一也太師之進諫不去箕子之法授聖也太師之殺身成仁微子之志存宗也前代以二賢配饗廟庭亦見夫顯異尊崇之禮宜矣然一門之役不可訶全功重嘉令之為縣民安政簡而復致敬恭於明神繼成前功可謂能也已故詳書本末以俟來哲至元丁卯秋九月重九日謹記

種柳記

古之人十年種木俟以時而充吾用也然五十不藝樹者謂夫歲月之不我予也物之易生莫柳若也自

洪把而合抱特十餘歲耳今年春命家僮斧東城之外七十<sub>二</sub>木植諸洄溪<sub>之</sub>清流溉其根時雨澤其顛甫閱月枝葉扶蘇已復可愛異時材則充吾家棟宇之用薪則供吾費下朝夕之湏斧斤以時有不勝其用者矣不然畏日凝空炎風灼野長條美蔭拂堤岸而庇清流使龜魚游泳為牛馬憇息之所亦田家之一快也吾今年四十有二小子其識之且念夫天之生物無匪益於人者人為物靈役萬有而君之亦莫不極焉不知加我數年能有益於物也果何如哉時至元戊辰夏六月洄溪主人記

社壇記

田之置社所從來尚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社



蓋所以神遊而美民報也其制遺而不屋俾之受霜  
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者五土之示田主之所依  
也各以方所宜木樹之以表其位夏以松楸以相周  
以栗是也祀以春秋始用祈而終有報也曰用甲祭  
之常而取其始也配以稷蓋稷為五穀之長且稷非  
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  
更相載養故也至元三年秋予買田於清水之南墾  
斷樹藝且歷歲時得田二百餘畝方之圭潔蓋以倍  
從矣若夫水土之賜莫非君恩軋溢豐凶寔維神  
所托焉是不可不明乎本觀衛土所宜惟崇為然故  
於舍之西南若干步就其木以為神表箸之位春祈  
秋報用安以妥嗚呼社禮廢久矣背本趨末者衆矣

占之為民者四各有恒業不相喧雜今三者不易為  
士者獨失所守遑遑載質不相吊於道路者幾何人  
斯若予也工商賤事非所宜為以幸為利義之所不  
敢出也是則耕而後食藉之為育廉之地誠又性之  
所便身之所安爾予一夫耳其能化鄉人乎以為告  
朔籛羊使田正有所依而知載養之功德合無疆矣  
於是乎書時四年丁卯冬十月也

孔履記

孔子歿千有八百餘歲小子憚獲拜履慕於先達趙  
公學舍吁可敬也履之制極古長尺有二寸其圈以絲  
藉則以象為之紋作古方花角結駢羅紕絡如登不  
可端倪履首几几似圓而方狀若物勾勢欲上達循

口有衣如留可相掩覆傍綴繩絢長約數寸殆用拘  
縛以歛口哆環脣之周中貫纒紉疊踵之右鞞結方  
舒擯臯穿徹色蒼艾無光泉之鐵疋者逮弊絲之堅  
疑者不變也於是拂拭睇眎起敬起愛恍如非君子  
之堂仰高風攀逸駕而聆曼音之斐然也若夫履者  
禮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况吾夫子踐履之物哉吾儕  
小人可不敬而視之且夫子相魯七日誅外也於兩  
觀之下如由賜之徒尚愕然驚况魯人乎然視其所  
履其詳可得而考也夾谷之會齊以萊兵劫公孔子  
履者而上不盡一等是履也凝然山立兵却魯張其無  
器諸侯之勇可得而見也然後退而閉居徙容中道  
與三千之徒翱翔於洙泗之間接武於杏壇之上其

素履之往坦坦幽人之貞可得而觀也俾後之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順而履之者昌捨而違之者亡宜乎  
吾夫子萬世之下凝旒被袞履帝位而不疚其道光  
明者焉嗚呼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  
之跡也苟知其功而不踐其迹與嗜古物為耳目之  
玩者等矣是誠不可不知其所當履也中統三年夏  
五月同宣撫徐世隆都司劉郁幽陵張著觀汲郡王  
惲拱手稽首而為之記

殷少師比干廟肇祀記

總管趙郡陳公治衛之明年政平訟理一日謂僚佐  
曰太師比干之神古今之盛烈也以視事之初未遑  
致祭為守臣者是殆闕如况在 明詔又當廣奉神

不於其祭吾烏乎用吾祭噫斯典之廢久矣禮失而野當以義起且四時以秋為金五行以金為義而大帥之微烈勳剛毅蓋與秋律一也今以秋令祀之庶幾氣可應而神來格也僉曰俞公於是擇穀旦謹齋沐得秋九月十有四日戊戌夜漏下四十刻公乃延郡之賓友泊府之幕屬畢集祠下質明公歛衽以入乃即厥事鼓鍾既陳賓從就列籩豆靜嘉牲醪香肅奠獻禮成冷風穆然忻忻康樂神具醉飽從祀者九十有九人對越靈威精魂動盪殆肅如也既闔戶賓主序位主人示曠度略苛禮歌管交奏饜飫神貺公乃詠擬騷之九誦賦伐木之卒章洗爵揚觶以極歡暢顧謂坐客曰祀以秋期肇自於是可乎客乃聞而贊

之為之歌曰沉寥兮九秋神粹兮一氣百卉兮具腓貞松兮勁厲來雲兮度帶迴風兮滿旆坎坎兮躑躅人神兮貝醉雨暘兮時若神賜兮屢歲爰祀兮清商自公兮毋替燕既終賓主揖而退繹之明夜大雨信宿乃止咸曰時雨之應豈非公之至誠所感耶公以謙撝自牧乃謙不敏曰適雨與會予何德以致之既而府從事李端告予曰公自下車跡其善政有不可揜焉者其於事神治人可謂備矣宜文諸廟石以旌厥美衛人王惲徠其言而嘉之於是平記至元丁卯冬十月也

揚氏塑馬記

至元二年春三月運副揚君祝香齋瀆道宿承恩夢

人驅乘馬而西寤而異之及投誠沈海出紵衣以賜  
因默祝曰幽靈如此當復來以答神貺越翼日馬無  
病而斃即火之俾授陰策明年春再走祠下追念騃  
德與相之權奇有足見于土水而聳陰馭之儀者廼  
命工塑設於神庭之右驥首振鬣勢殆躍如既而揚  
再拜請記於予予謂清濟在天地間一水耳唯其不  
常流亂溢河溢滎沈沈地中獨達于海故曰瀆此濟  
之秀以神也祭秩視諸侯有國者紀之近代來歲時  
香火奔走百郡世之人豈以靈淵賦歛變幻百出能  
警動人耳目以為瀆不測之神耶夫神聰明正直者  
恐不爾必矣且揚君誠心所貫發於夢夢之所得見  
於行事其亦敬共篤信聽於神而不疑者也然心即

神也神即心也吾恐方寸靈明之地即天地百神之  
主而吉凶禍福不由乎已而由神乎哉昔昌黎公碑  
羅池神筆李儀醉踣廟下以為靈尚何怪於此我至  
元丁卯秋七月日記

遊玉泉山記

玉泉附都之名山也予十年間三走居庸以事梗未  
遑一遊有顧揖雲壘而已至元七年四月廿一日與  
憲臺諸公出餞高劉二侍御於高梁河上客既去相  
與並騎且話且前舉目瞻佇已次甕山因共為玉泉  
之遊於是轉崗陵過碾莊望西南林壑壘霏空翠襟  
袖為之淋漓也遂舍騎而步歷佛閣觀檻泉偃靈鰲  
之西騫訝玉虹之東驚命童子以銀罌挹水於石鯨

之口清冷甘冽三豨乃已於是攀雲蘿轉山腹不有  
餘步恍然飛躡半空俯瞰平湖令人有撐舟昆明之  
想稍西得離宮故基歷崖而上入瑤華石洞二三子  
解衣盤礴縱酒談譁浮大白怡然洽所歡充然有  
所得抗走塵俗頓然一醒是日曦馭疑空清和扇物  
雲光湖水倒影一碧王子與客誦春山之詩歌離宮  
之曲不知身之爲官日之在山也歌曰昔人作宮兮  
重局雍今人來遊兮登故基山田有苗兮漁有磯鳥  
飛鷗泳兮同一嬉翠華一去兮空落暉山川良是兮  
任事非感今懷古兮令人悲我生胡為兮亦栖栖滄  
浪水清兮濯冠綫歌闕而去因念世間事無意於得  
不朗然而然者多矣今以送客而來初無意於登賞遂

成茲遊至有心於成約與造物遊於一日之內而償  
窮年之勞不爲事奪風雨妨者殆無幾耳予然後知  
天下之事任術以去取留意於成全者皆以小智自  
私則失自然之理也可勝嘆哉同游者凡六人范陽  
李公弼秦臺楊子秀鄆城韓君美洹水梁幹臣太原  
溫次霄汲郡王仲謀期不至者饒陽高瑞卿涼水邢  
良輔錢不及者固安王輔之相州馬才卿

游霖落山記

州西北四十里有山曰霖落寺曰香泉者初自寺在  
入山門約行六七里峰回路轉得古浮圖亭亭出杳  
靄間青嶂回抱真畫圖也望東北諸峯頂磨蒼穹足  
注絕壑山之椒萬石林立極太湖竒特之狀半空磊

落勢若飛來蒼官老栢儼侍上下雲煙空翠顧揖不  
暇即霖落山也行百餘步徑漸峽束石犖确不能騎青  
鞋竹杖推挽以進還自絕澗底陟西磴道入寺殿廢  
基枕巔崖上東西二佛龕歲月崢嶸皆開元間物也  
南瞰哀壑心魄為動王子與客循東崖而下抵霖落  
山足仰看青壁斗絕如削今謂之捨身崖者是也少  
憇轉而升東北石磴攀蘿躡蘚度滴乳古巖再折而  
抵華嚴壁下壁磨崖為之作隸書刻華嚴部特精緻  
可觀字約而數本客誕誇時出光怪中鑿巨龕古佛  
護以龍象其香泉自經洞石罅中流出穿雲雷石復  
從乳巖半腹下瀉作瀑布流飛濺叢石間珠跳玉迸  
頃刻百斛山藉以潤寺仰以清也西崖對峙老色積

鐵怪石出榭樹間踳踞騰擎衆獸相搏望之愕然而  
恐野人指予而告曰此獅子崑也其西北一峯天成  
如臺石迺作梯盤屈而上若唯霓掛樹連卷未收即  
寺之眺月臺也寺故址山中相傳昔魏安王起雪宮  
於此故宋人石刻皆引魏離宮故事有崎嶇一徑入  
禪扉魏主離宮在翠微之鉤盛時殿閣極侈今祇獨  
禪師一殿巋然獨存所恨薄暮不獲陟連雲絕頂放  
曠遠目以盡諸山之勝令人仰視飄然有整翮凌雲  
之志既而林風振壑寒日下山蒼然暮色自遠而至  
猿鳴兕叫凜不可留遂自南山半腰歷蘚磴俯澗岸  
盤馬諶轡而還回顧寺塔瞑壘四合無復所見但覺  
西山爽氣清潤雄秀溢我心目襟袂以之淋漓詩脾

為之清壯也夫遊覽細事也功名之士有所不取然  
謙傳之放情丘壑羊公之興懷峴首二賢者其功業  
豈下於人哉要之高入勝士不無瀟灑出塵之想闔  
閭塵俗觸眼可惡時於山川風煙勝處垂索而往因  
載而歸俾廓落之懷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  
吾向之夫始遊焉如何若曰功名顯赫如二公而後  
可噫高天厚地須富貴何時邪癸亥冬十二月望日  
記

新井記有銘

水之滋入至矣予城居三十年口飲而無井亦一古  
也蓋飲食酒茗之用日不暇數十斛率以僕奴遠汲  
取足誠可憫也中統四年夏六月朔召井工鑿井於

舍南隙地告成於是月上旬之戊午凡用錢布四千  
五百後傭三十六甃甃三千二百其深四尋有二尺  
既汲果食冽而多泉味之莫餘井若也且夫汲之為  
郡一咽會也吾聞生聚繁夥之地水率鹹苦井而得  
美泉者百不一二數何則腐穢滲漉之餘故也予生  
也多疾鹹苦之味尤所禁忌今新泉若是撫且列天  
其或者湔浣我心肺滌濯我五臟沛然助往來生生  
之資而供無窮之用也是宜銘銘曰

四年季夏日戊午鑿井得泉甘勝乳古云飲之疾可  
愈朝來汲引已堪觀金沙離離流百股一泓寒碧蒼  
烟吐黑知灣環滌水府劇郡之水率鹹苦此泉扶衰  
殆天與我嬰重縈繡脩組尚飲耒耜者無窮數

登觀雀樓記

予少從進士泌陽趙府君學先生河中人故兒時得聞此州樓觀雄天下而觀雀者尤為之甲及讀唐李虞部暢諸王之煥等詩壯其藻思令人飄飄然有整湖凌雲之想擬一登而未能也至元壬申春三月由御史裏行來官晉府因竊喜幸曰蒲為屬郡且判府職固廳幕而開掌有顯務國制判官典郵傳季得乘駟搶劫稽緩西南河關勝槩固形於夢寐中矣其歲冬十一月戊寅奉堂移借來伴按事此州遂獲登故基徙倚盤礴清逸雲上於是俯洪河面太華揖首陽雖傑觀委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偉風壺之勝不殊於往古矣於是詠採薇之歌有懷舜德起臨河之

歎而思禹功坐客碩笑舉酒相囑何其思之深而樂之多也噫昔韓吏部欲造登南昌閣者屢矣至於刺潮移表濱潭卒莫之遂祇獲載各其上列三王之次今雖整適夙昔盡登臨之美而不覩瓌偉巍業之觀迺知勝賞有數樂事不可并也借來者古肥戴剛柔克溢陽馬珣德昌營州張思誠誠芥子翁孺侍行是歲陽復後一日承直郎汲郡王憚仲謀甫記

平陽府新條星亢漏記

經漏之法蓋所以司天地之朝昏倣官民之動息郡邑皆得置之遵古制也平陽府治舊有漏設臺門上近代來名存器亡具鐘鼓而已視事初思有以更張之遂得遺法所謂木漏星亢者也其制為夾屏高幾



尋廣則半之中布敵道七折用棘作凡彈如凡六十數以循環六千分晝夜百刻之度又按中星制十二圖定日月寒暑消長遲速之候注丸為分積分取點積點成刻均平五更定為成式至元十年春二月丁未新漏告成法簡而易知理明而度應信乎可恒用而不息者也噫君子之為政自一已而達之物因物而取信於民茲漏之設苟不自信而勤於政豈惟伊漏之愧將何以化齊民哉爰作箴以自警其辭曰  
在昔上古挈壺有職堯水懷山鉞若星歷緊爾經漏亦政令所棘不夙則暮匪時動息今也具成官民攸則彼寧不動政荒業隳嗚呼有官率先是思

太平縣宣聖廟重建賢廊記

二帝三王之道逮孔子而後明然師授私洲傳之後世俾彝倫攸叙而不斁者七十子有力焉是則配侍於聖人也宜矣太平晉國故封今為絳之劇邑襟山帶河衝會南北故其俗率勤儉剛義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遺風焉為縣者必欲明倫復古吾夫子之教其可後乎縣有廟學國朝已來具法宮而虛兩序春秋奠獻自侯已降位設廟下其於典憲是殆闕然至元八年夏進義副尉平遙任興嗣來主縣簿覩其如是慨焉興感乃茲會教官張鑄孫其暨邑之士人相與庀材僦工經營以方凡為室東西各五楹翬飛翼棘奐焉維新遂圖七十子肖像于壁元哲當座素臣嚴如載尊載儀咸列斯宮吁其偉矣以至元癸酉秋

八月行釋菜之禮用安神棲邦人向化士興于學若  
任君者其於承宣之職可謂知所先務矣爰作詩以  
歌之其辭曰

元聖垂教先天後終用廣發越群賢之功於熾魯語  
如日在空建極明治萬古是崇宜其報禮極熾而降  
奕奕兩序厥功固微小善罔棄大焉可希刻詩廟門  
來者庶幾

澤州新脩天井關夫子廟記

舜澤南逕太行左腹百里而遙走懷各道也當天井  
關衝有殿屋巍然高出林表曰夫子廟廟之建莫究  
所從來歲年滋久物不能終壯故脊坳瓦裂椽墜棟  
傾葺蓋日䟽風雨收斂寔及于壞行人過客朝頃夕

霧車隱戶問火燧柱下灑醫蕪躡惡不可晷孰謂神  
能一朝而妥於此乎莫瀆慢此若某以至元九年夏  
四月調官平陽道出祠下愕眙嗟咨詎可下墜教基  
俾守土者大貽神羞吾儒安得不受其責於是厲州  
尹皇甫琰以營治圖越明年冬十月廼經始焉完故  
益新克壯于昔而復繚周垣建崇門固齋籓既治既  
除神宇肅敬又明年春正月州判官張漢來告迄功  
且啟尹意求予文以記之曰祠雖葺而稍新固不足  
為成功然轍跡事不辨諸廟石無以警山此野俗若  
載之恐以誣傳誣伊明府有以述之嗚呼惟夫子之  
道本原於天天理出於人心固有周衰王者迹熄邪  
說暴行大作天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恐遂湮

微又不能聲臭諄諄下誨於人故誕生元聖祖述憲  
章振鐸下土於是觀周如陳聘楚轍環於齊魯宋衛  
之郊蓋將以明 倫建極復其固有之天俾君臣義  
父子恩夫婦別朋友信長幼序天地位萬物育而已  
其道則禮樂刑政其文則詩書易春秋如水火菽粟  
日用而不可離非有誕漫詭異難行不經之事萬世  
而下順而履之者昌逆而違之者亡論夫神化無方  
之妙復有大於此 歟又何俟草間之胤石上之轍  
警流俗而駭衆目者哉然按世家孔子將西見簡子  
于晉聞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嘆曰吾之不濟命也  
今澤寔晉之東鄙廟之設豈非出於人心景慕傳信  
如瞻天就日有不可廢焉者先賢因之以神道設教

明夫聖道溥博無所往而不在彌六合而瀚坑谷也  
故併及之尚來者無惑尹諱瑗字國瑞姓皇甫氏潞  
之襄垣人賢而有文為政勤彊練密聲藉甚于時十  
一年歲在甲戌正月既望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  
官汲郡王惲薤記

國

五  
卷  
六  
七

